

群書治要

北四

漢書門類			
二七三五	一三四	一〇	四七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七三五	一三四	一〇	四七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35	
冊數	47(21)		
函號	297	21	

雜家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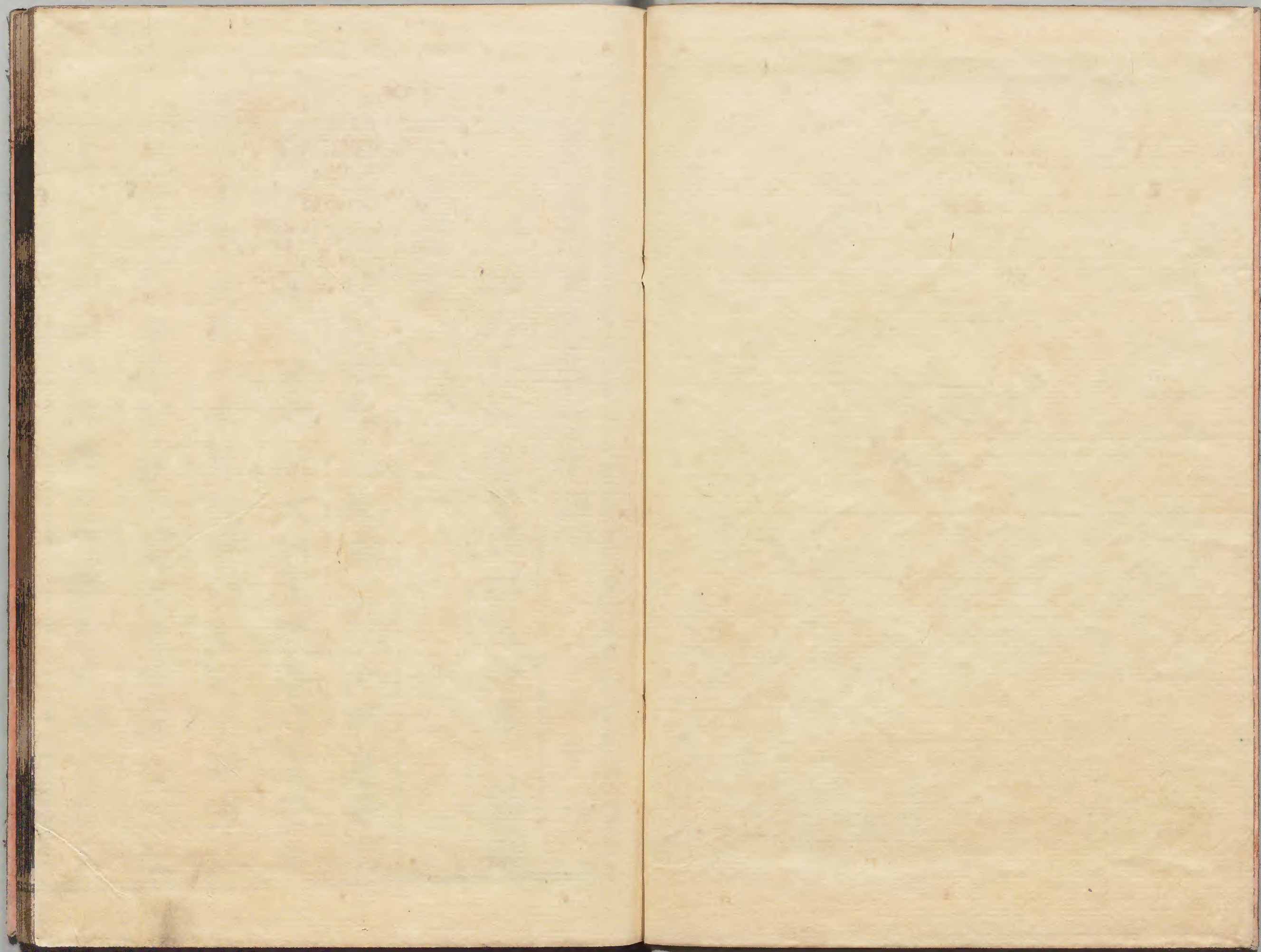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淺草文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後漢書 列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為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賫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



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疾免歸也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也爲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恃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

勃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興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

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
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
事後悝意坐逆謀貶爲癭陶王弼遷河東太
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
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
假監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
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
報國尔何人而詐僞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
數百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
司隸誣弼誅謗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
罪一等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時小黃門趙津南陽
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
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
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
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

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
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
瓚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
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寇賊
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
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踈內
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失其先業况

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
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
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
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
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
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
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
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

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况乃重
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
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贖財物浮
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
沒財已幸宣犯豐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
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
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
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

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
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
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
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有自
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
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李膺等
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臣聞賢明
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

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
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
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
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點死心社稷以忠忤旨
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
下之口聾盲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
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
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

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
在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
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
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
况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又青徐炎旱
五穀損傷人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
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
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

微數十年閒無復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
漢恨恨無已故慤勲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
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
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
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
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蕃
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
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

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
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
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
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臣聞
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
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
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師蹢蹢道路證
譁言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

天下附從者外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
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眈祿畏害陛下前
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
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
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
社稷其禍難量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
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令收蕃即日
害之論曰桓靈之代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

風聲抗論偃俗而驅馳嶮阨之中與刑人腐
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
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
倫莫能相恤也以遁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
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
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
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彜持世心
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清身疾惡
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士
考逮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
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
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豈敢懷祿
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帝祚天
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
孫冠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

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
日衰奸臣日強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
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
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
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
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
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
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

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
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
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
佐尚書郎張凌媯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
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
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饗養外典州郡內幹心
膺宜以次貶黜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
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

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
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
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
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
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
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帝崩靈帝立拜
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旣輔朝政常有誅
翦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武乃白太

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
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
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凶凶正以此故宜悉
誅廢以清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
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
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
帝為大逆曹節聞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
殿拜王甫為黃門令甫將虎賁羽林追圍

武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
屬悉誅之遷太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穡稼
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
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
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
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
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

馬駕鼓車劔賜騎士捐上林池籞之官廢騁
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
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
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
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
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
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
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
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
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祠
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
待以師友之禮椽史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
之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
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九

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
每致困乏延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百姓充
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
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使男女皆以年齒
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
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從
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
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

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
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
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
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革風始於二守
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民生爲立
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
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
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

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爲洛陽令時湖陽公
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
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
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
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
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
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
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
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
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
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勅
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擊豪強莫不震慄
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也
論曰古者敦厖善惡易分至畫衣冠異服色
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

相治化導不能以懲違乃嚴刑痛殺以暴治
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斷
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
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
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鞠人減罪
而猾惡自禁民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
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
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亡而思存由一
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周禮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
之戒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
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
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
受詔命至於孝武數宴後庭潛遊離宮故請
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
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

倭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
之初宦官悉用閹人自明帝以後委用漸大
非復掖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
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
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迴
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
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
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
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
鄙子弟支附過半於洲國南金和寶冰紈霧
縠之積盈仞珍藏嬖媵侍兒歌童舞女之翫
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
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
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
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
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凡稱善士莫不離被

災毒斯亦運之極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威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燒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

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與誅之悺衡遷中常侍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卿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

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薨賜東園秘
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治喪及葬
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駕將作大匠起冢塋
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
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
極伎巧金銀蜀眊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
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
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

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
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
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衛卒亦
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棺
罪惡及其兄大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
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棺稱皆自殺演又
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
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衛襲封者並降爲

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
內侯

侯覽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
進倚執貪放愛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
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覽兄參
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
滅之没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大尉楊秉奏參
檻車徵於道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

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
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
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
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
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
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閣高廡
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民妻略婦
子及諸罪讎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

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爲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尊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菑後更封華容

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療
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
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王甫幽弒太后常侍
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
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遂捕猛以誹書言直不
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
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遂捕及太學
遊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

事奏猛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
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
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戶父兄弟皆
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遷中
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官者以強爲都
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公高祖重約非

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
侍曹節王甫等並爲列侯節等讒諂媚主佞
邪徼寵放毒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
被輟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
下不悟妄授茅土世爲藩輔受國重恩不念
介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
感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乘越陰陽乘刺
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

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捐改旣謬從
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
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雕刻之飾
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効莫
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今上無去奢之
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
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口梁柱衣繡民
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有飢

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
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
曹節王甫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
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官陛下不密其言
至今宣露羣邪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
受誅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
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
難下懼劔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

矣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
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
疵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
見疵爲責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
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
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
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

他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
奴咸德之問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
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
恒數百千兩他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
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
驚謂他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他分以遺
讓讓大喜遂以他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
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

惲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
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
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
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
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
據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
告訴故議謀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
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

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
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
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
此真狂子也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
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
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後中常侍封譖徐
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
言黨人欲爲國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

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爲可斬未皆
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
牟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
錢以脩宮室發大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
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謹
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
於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
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

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
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
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
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
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
皆迫遣之時鉅鹿大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
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
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

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世之失古今禍敗
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又
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以積其
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
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
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
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
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侯臺宦官恐其望

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
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復
以忠爲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
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讓忠等因進入省
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
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追急
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
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
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
多懷協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
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
太常差次惣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
式古典籩豆于戚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
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

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
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
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未屬別立校舍
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
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
乎盛於永平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
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

事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
學者頗懈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
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
堯堅至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乃更脩
賢宇試明經下弟補弟子除郡國耆儒皆補
郎舍人本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
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
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

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
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
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
取則焉

逸民傳周黨字伯况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
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
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
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

原周黨陛見帝庭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
驕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
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
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
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

逸人傳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有高名與世
祖同游學及世祖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
見帝乃令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床褥

大官朝夕進膳車駕幸其館至光臥不起帝
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
治耶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
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
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
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爲諫議大
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帝傷
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逸人傳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
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
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
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
對溫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
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
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
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

自縱逸游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問其名姓不告而去

西羌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旣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悉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宜明威防世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

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迷唐戰羌衆折傷種人尾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同時奔潰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旣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

戈予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
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
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騭使
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
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
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逐大盛東犯趙魏南入
益州寇抄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
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

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復遣騎都尉
任仁督諸郡屯兵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
兵數挫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
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土屯孟
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
十六所羌旣轉盛而二千石令長並無守戰
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
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楊北地徙池陽上郡

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
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
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
爲人僕妾喪其大半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
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
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輿
以徙邊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
戎帥審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
之手或屈強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
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而烏驚故永初之
間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凌斥上國若
斯其熾者也嗚呼昔先王彊理九土判別畿
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
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戎御之方失其
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前

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烏桓熹平三年夏育爲護烏桓校尉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育上言請徵幽州諸羣兵出塞擊之帝乃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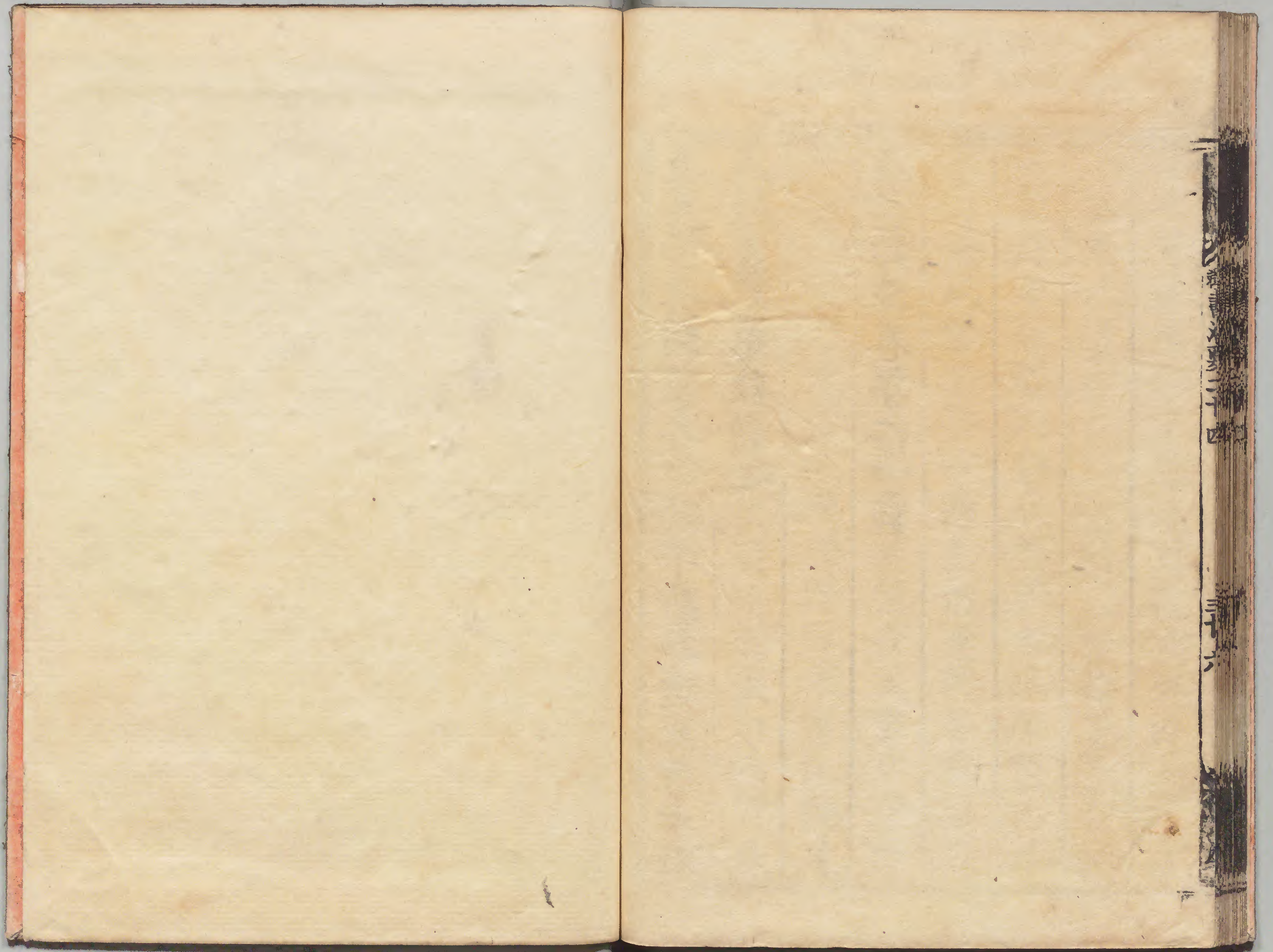
備夏易伐鬼方周有狻猊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萬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餘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武

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
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熲良
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
策未必遇煩鮮卑種衆不弱于前而虛計二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
發人轉運無已足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
邊垂之患乎足之蚘搔中國之困冒背之瘵
疽也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詬

方之何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漠秦築長城漢
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感國內
侮之患則可矣豈虫蟻校寇計往來哉雖或
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
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
事斯興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難得越主之
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
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

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
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
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
未曾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
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遣業猶在文章具存循
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
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
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
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
八緣邊莫不被毒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right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Japanese characters.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and appears to be "三十一" (31) at the top and "三十二" (32) at the bottom.

